

除夕夜,在满屏的新年祝福语丛中,看到了朋友须谐发来的微信:“晚饭时分,错落楼群的空隙中,散放着从每一格窗框里泻出的灯火;门开处,隔壁人家的笑声涌进来,像是来自过往岁月的年的问候,也像是微信里朋友们的节日致意,热闹又不打扰。大家经历了起伏跌宕的虎年,在各自的领域里努力经营,殊为不易。而今终于辞旧迎新盼春来——春还在,春一定会来,春正在来。坚冰深处春水生,锦鲤寻梅游子归。肖老师,癸卯年诸邪退散,百无禁忌;诸事顺遂,尽如人意。”

甫一读到这一屏文字,便感慨不已。今夕何年,让人热望升腾。须谐勾勒了独特的一幅居家迎春即景,如入其境,诗意盎然,耳畔隐约可闻语笑喧阗,络绎不绝;更重要的是,这些氤氲年味的文字直抵人心,将共同的感受和期盼拧成了一根红丝绳,牵动彼此同频共振的

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江南春天的消息,是由荠菜来报告的。此时,河中尚有残冰,田埂上还有积雪。残雪缝隙里,最先冒出一点点嫩叶,随着阳光渐暖,冒头的嫩绿渐次润染,那翠绿夺人眼球,好像数不清的小手举着的绿色小锯子。

荠菜的样子很普通,矮矮壮壮的,叶子是不规则的锯齿状,白色的花米粒大,乍一看,就是野菜中的“路人甲”。不过,荠菜的性格却高洁孤傲,或许很早就有人想把它栽种家养,但千百年来,都没有成功。它从不占据大片良田,只是在山野外、田埂旁、小溪边寂静滋长。宋代诗人许应龙称赞它:“宝阶香砌何曾识,偏向寒门满地生”。

同样是野菜,有小人,也有君子。人们把野菜中的“茶”称为野菜中的小人,因为它只是一味地苦,除了苦,还是苦;荠菜就不一样,不仅有一种特别的香气,还很鲜甜,又很低调,被称为野菜中的君子。

在古代,许多美食,都发源于寺庙。不少僧人,不用荤腥,也能将蔬菜的鲜与香发挥到极致,他们才是江湖烹饪高手。苏东坡在57岁那年的早春来到扬州任太守的时候,创制的一道荠菜美食,就是向僧人学来的。春风和煦,台阶上新笋已冒尖,东坡来到城西北的蜀冈麦田边找野菜,他要学寺庙的僧人,熬一锅荠菜粥。先将荠菜切细,白萝卜切丁,配上粳米,小火慢炖,最后放入少许调料,一碗“东坡牌”特色荠菜粥就闪亮登场了。粥里加盐加酱等调料,有点像岭南的做法,可是,在扬州的那一年,苏东坡还没有被贬岭南呢。如今,荠菜羹依然是淮扬菜中的一道名点。

小时候,“妈妈牌”荠菜羹令我至今

向往。品读再三,我给这条微信致以阅读的最高礼仪——收藏。

在我的微信收藏里,没有养生秘诀,没有烹饪菜谱,没有“10件什么什么的好物”,据说目前微信的收藏总容量为2G,大可从容收纳视频、音频、图片和文字,但我的收藏仅占据其千分之一。朋友圈、微信群是串联他人和自我的集散地,这里留下的文字大都是随意的、粗率的;即便转发的各类信息,新闻也是过眼即逝,野语则面目可疑,自媒体公众号,其中言之有物、发人深省的也不多,更遑论还夹有一些吆喝带货的。至于小窗,也多是问候、约请和说事的私聊。在其中挑挑拣拣,拾捡到闪亮的文字的机遇十分难得。

有一年春节,我写了篇《拜年进行时》发在朋友圈。总有一种拜年让人温馨难忘,我说的是,在我家的储藏柜里,存放着几大包拜年贺卡,那是上世纪90年代,在每年的一元复

春在溪头荠菜花

刘建春

我第一次见识导航是在1985年到日本实习的时候。

当时改革开放刚起步,国内外差距巨大。但对见多识广、开潮流风气之先的上海人来说,也就是那么回事,无非你大彩电,我小黑白;你冰箱双门的,我没有,有也是单门的;你新干线快,我们绿皮火车慢,但都是在两根铁轨上开么;上海是没有地铁,但我们北京有啊……总之,虽开眼界,但绝少发生蜀犬吠日少见多怪的事情。

但有一样东西例外,它让我们目瞪口呆,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,这样东西就是导航。当时我们实习的地方是在京都旁边的草津市,离著名的琵琶湖风景区不远,礼拜天日本营业部长开了辆带导航的面包车带我们去琵琶湖去兜风,让我们见识了判若神器的导航。我们面面相觑、百思不得其解:甭只么事哪能晓得我们在哪里、去哪里呢?几十年后的今天,记忆中琵琶湖、近江大桥只留下朦胧的画面,而营业部长像后来国人捉弄导航、偏不按其指引道路行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、记忆犹新。

我查了下资料,GPS全球定位系统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,1994年组网成功,1980年初开始为用户提供卫星导航服务,由此可以推断,我们在日本看到的导航仪也刚刚推出,

始,从四面八方飘落到我案头的。“收到贺卡,我会凝神抚视,藏进抽屉,然后在办公室拉上一根红丝带,再把数十上百张贺卡拿出,轻轻掀开,一一悬挂。那些日子,在系满一

串的惦念、恭贺、祝福的簇拥下,每一天都是新年。”微信发出,收获了许多点赞,其中一位朋友留下了三个字:“收藏了。”乍一见识,如同当年做记者时笔下的一篇“本报讯”被评为红旗奖,在评报栏中享有红墨水圈点,喜不自胜。

进入他人的收藏,是一种获得超越认可、享受青睐的欣赏。我的一位朋友司马是个特立独行的人,爱写诗。他在朋友圈里晒诗不断,我间或也收藏了他的几首诗作。春节前,他发了一则微信:“虎年岁梢,我收到了最特别的礼物,碾压一切红包与大礼包”,引发圈内人好奇和猜测。两天后他微信托出谜底,原来一位与他相识十年、仅有一次晤面的朋友,将他发在朋友圈的每一首诗都郑重地收藏起来,然后按序排列,编辑成上下两册影印集。书集收入了他从2014年5月至2022年12月,近9年中写下的全部400余首诗,取名为《诗富》,还认真地写了“序言”和“后记”,在兔年春节前夕,快递到了他的手中。

“玩”出快乐作文

伦丰和

大黄蜂,叫天子、何首乌、覆盆子在鲁迅笔下,简直是呼之欲出。在三味书屋,拜先生,溜出去在天井里嬉戏玩耍,上课时画绣像卖钱,写得让人忍俊不禁。如果当年鲁迅没有“玩”的经历,怎能写出《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?《社戏》里的一群孩子,划船

用黑色背景和红围中折射的一点色彩,使画面有宇宙的空间感,经过无多次的尝试后完成了这幅作品。

不久前,在一次休假之中,我拿起相机对脑海里浮现出的画面进行构思与静物摄影的创作。将盐、米、咖啡粉、豆子作为道具,一次又一次地模拟宇宙的拍摄,并在拍摄中不断改进。虽然身边没有补光的灯具,也没有电脑,只能利

用黑色背景和红围中折射的一点色彩,使画面有宇宙的空间感,经过无多次的尝试后完成了这幅作品。

摄影

其炙手可热的程度类似于20多年后的中国。

卫星定位系统运用的领域非常广泛,不管是天上地下、海洋陆地、工业农业、军事民用都能见到它的身影,但对普通人而言就是导航。

这让我总时不时地想到一个人,他是我

导航雨溪

第一个司机,在国企就跟我多年,后又跟我去合资公司。以前国企讲究干群打成一片,老总 and 门卫师傅经常要发支香烟聊聊天。司机虽然和我熟门对路、贴心忠诚,但身上散漫、没规没矩的毛病也不少。去外地出差,像只无头苍蝇串东串西找不着北,弄得我也常下车一起问路,经常路边老头子边抽着我递的烟,边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,“徐从迭并边定下心来往北开么哉,啊,开到第二座桥的北堍么一脚

后来我调动工作,司机被安排给美国来的财务总监开车。他好日子算到了头。这个美国总监,平时不苟言笑、眼光阴鸷,对司机

这是一个位列珍藏之榜的温情故事。在我们的记忆收藏夹里,肯定有琴师樵夫、高山流水的一段佳话。今天一位读者,为公众纸媒专业编辑印制出诗集,演绎出一幕伯牙与钟子期的现代版情景剧。司马说,“我的诗,只是写给一个人看的。‘这个人’是谁?不是看过诗的人,也不是看懂诗的人,而是被诗感动的‘这个人’。我想,那位朋友最初是为诗而感动,加入收藏,继而情有独钟,尽数入筐,最终日积月累,呼之欲出,将他的感动返身再回赠给诗歌原创者。

收藏春色驻年华。如果说微信的点赞和转发,不免掺杂了礼节性的成分,那末作为私底下的收藏,则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。日常刷屏阅读时,能借鉴的、可欣赏的,或者被感动的、有共鸣的,点指之间,荟萃于此,风露林花,各自珍藏。闲暇时,我会不时踱步至这个自己的微信后花园,翻检过往的收藏文字,抚摸从岁月流经的沙滩上捡起的一连串暖意,常常有一种莫名的感动……

摇橹,在河中的欢快以及在船上社戏的乏味,还有偷六一公公罗汉豆的场景,如果没有玩过,怎能写出这帮孩子的天真、活泼?“玩”往深里说就是人生

活,获得鲜活的材料。除了与人“玩”,还可以与山水、与花鸟、与美食、与音乐玩,玩出花头,才能我手写我心。

当然把“玩”的经过记录下来也不简单,切勿报流水账,要围绕你的写作目的来选材,作文不就“玩”出来了?

初识黑洞

孙青

当然拍摄前,要了解一点宇宙黑洞方面的知识。什么是黑洞?黑洞是一种宇宙中的物理现象,就宇宙来讲,只要是靠近黑洞的物质,包括光以及任何形式的能量波,都会因为黑洞巨大的引力而无所遁形,就算是光,也无法逃掉黑

除了要求开车不能晃里晃荡影响他用手提做报表外,每去一个地方车门一开必须到,否则一礼拜板着脸不开心。如去的地方在上海,最多晚上开车过去熟悉一下认个路,到外地就麻烦了,以前外地没有路牌司空见惯,门牌更时有时无,还会发生门牌号码一会大、一会小的蹊跷事,每当晕头转向的时候,他总感到背后恶狠狠的目光。

今天,司机所遭遇的不便和尴尬早已翻篇,从2013年起,随着具备无线接入互联网能力的智能手机大规模普及,导航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寻常之物。通过导航去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,是一件稀松平常之事。但我依然把导航视为神器,并常常感叹,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、科学进步,是我们祖辈们迭代交替积累不知需要多少代、多少辈才可比拟的。

最近有朋友和我说,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,在不久的将来,只要你提供亲人留下的语音以及家人家庭生活背景、人生工作经历,导航不但会用亲人的声音合成播报各种路况信息,还能设定和模拟各种场景与你聊天。我憧憬在导航中与父亲相会的一天,那时,我会向在天国的父亲问好,述说对他的深深思念,并在父亲的陪伴下,驶向人生的未来。

年少时住苏河静安段,二十年前商品房买在苏河普陀段,一直身处母亲河臂弯里,昔避今趋,以往的不幸变成了如今的大幸运。

年少时,苏州河的味缠得人避无可避。记得有一次家住杨树浦的表舅来接我去他家,我们坐的19路电车在新闻路上行驶,表舅皱着眉头说“车上都闻得到苏州河的臭味道”。河畔人家,如此浪漫的称谓,非但没有丝毫浪漫,还令人苦不堪言——夏天有时连窗都不敢开,那可是还没有空调的年代。

如今,苏州河用她的色勾着我。现在整个城市四季花开不断,花香常在,可一样的梅兰桃樱一经奔流荡漾的波流点染映衬,就会自带仙气、充满灵气,非别处的可比。

2021年底,苏州河近武宁路桥的步行道两边各新植了二十几株晚樱,形成一条几十米长的樱花道。来年春天一到,我几乎每天去看她们一次。有那么一两棵性急的,不等她们的姊妹花早樱谢尽,就迫不及待地爆出一朵,光秃秃的枝桠上,仿佛哪位巧手的绣娘,把自己编织的粉色绢花系在了上面,十分突兀,分外抢眼。可惜,我,所有人最终还是错过了她们盛放的那场处女秀。

樱花道边,面河,三只高圆椅,上面是一把巨大的遮阳伞,收展随意,面前的栏杆特地加宽并向内倾斜,以防搁置其上的物品滑落水中,边上的圆洞是给人搁杯子的,这贴心的设计最适令人望望野眼发呆。对岸广场舞大妈如踏浪而舞,垂钓者把自己定格成一幅静态画,三三两两的人或慵懒闲步或疾速暴走,年轻人怀抱着吉他弹唱,浪花载着歌声奔流,太阳把风烘暖,风则推着太阳一寸寸挪移……趴在栏杆上看风景,我写满惬意、温馨、感叹、感恩的背影,也是这幅清明苏河图中的一个点……暮地,十几只夜鹭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飞来飞去,赶紧拿出手机跟拍。盘旋几周后,这些夜鹭飞到对岸的一棵柳树上,镜头拉近,原来上面已经栖息了好多只了,一层层错落站立着,多到我猛一看头皮都发麻。我分享到一群里,配上文字“害得我头皮都看麻了,那不是什么好鸟”。立刻招来一句“凡尔赛”加三个白眼表情,后面还有好几个“+1”的跟帖,我只好得意地笑了。

随着苏河不同行政区域段的贯通,我把每天的快走路线改到了苏河步道,前方永远有不同的风景不尽的风光,害得我总是停不下来地一直前行,怡心悦眼,苦了膝盖——会不会又是凡尔赛?

一直认为没有船只推出层层波澜的水流,是溪不是河,即便鸟翔鱼跃,终缺几分生机,船只也是河流的标配,岂可缺少?2022年底,苏河游览上线,几代人几十年的念想啊!亲水梦成真了!遐想着某天,我在桥上

看风景,驶过的游船上,伸出一双招呼我的手,定睛凝眸,哈!恰是故人来。

恍惚,年少的我,往苏州河投下一张钢笔画纸片,过滤、漂洗、绒染,多少功夫始得成,纸片上黑色的图画渐渐变幻成一幅彩色的风景画,漂流到了中年的我手中,成了我须臾不愿与之分离的珍贵礼物。

七夕会

